

三百八十一天的抵制巴士运动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有两位德高望重的非洲裔美国人牧师，一位是金恩，另一位是阿伯内西。

阿伯内西牧师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龙头人物。他于1926年3月11日在阿拉巴马州林登市(Linden)出生。阿伯内西的家境相当不错，他的父亲拥有500亩的农场，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阿伯内西毅然参军报国，在欧洲战场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职升美国陆军副排长(Platoon Sergeant)。由于在欧洲感染流行性风湿热，曾住院多月。

1945年，阿伯内西从美国陆军光荣退役后，返回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阿拉巴马大学”攻读数学，1950年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阿伯内西成为“阿拉巴马大学”数学系教授，后来又升任“阿拉巴马大学”社会系和数学系系主任。

在学校期间，阿伯内西就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阿拉巴马大学”对非洲裔美国人学生的吃住和生活条件有意忽略，对于他们的投诉，也故意爱理不理，这使阿伯内西忍无可忍，遂即发动强大的示威游行，逼得校方对其有所改善。

阿伯内西自小就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能成为一名基督教牧师，服侍主耶稣基督为志向。1948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他在“蒙哥马利第一洗礼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 of Montgomery)”开始了第一次的传教布道工作，自此以后十年，从未间断。

在派克斯在公共巴士上拒绝让位于白人的事件发生后，阿伯内西愤怒地挺身而出，领导着当地的民间领袖，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抵制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的运动，这次长达381天之久的抵制运动，最终导致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发生。

在阿伯内西的推动下，蒙哥马利改进协会也应运而生，他将好友金恩推向前台，出任“蒙哥马利进步协会”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则出任副手。

阿伯内西在推动美国民权运动的同时，仍不忘学业，他于同年，以一篇名为《蒙哥马利改进协会——一个自然的社会运动历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Social Movement: The 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副题是《走路的城市1955-1956抵制蒙哥马利巴士运动(The Walking City-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1955-1956)》的政治论文，在乔治亚“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的论文。

阿伯内西也为这场美国民权运动付出了可怕的代价:1957年1月初，他所主持的蒙哥马利第一洗礼教堂和他自己在蒙哥马利市赫尔街1327号的家，就曾遭到“三K党”汽油弹三番四次的恶意攻击，差点将他的妻子胡安妮塔·奥德萨·锺斯·阿伯内西(Juanita Odessa Jones Abernathy)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胡安达琳·拉尔夫·阿伯内西(Juanda Lynn Ralph Abernathy)烧死。

1852年8月31日，阿伯内西与锺斯结婚，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拉尔夫·戴维·小阿伯内西(Ralph David Abernathy, Jr.)、胡安达琳·阿伯内西、丹瑟蕾·阿维丝·阿伯内西(Donzaleigh Avis Abernathy)、拉尔夫·戴维·阿伯内西三世(Ralph David Abernathy III)和卡梅·卢图尼·阿伯内西(Kwame Luthuli Abernathy)。

阿伯内西的一生充满了荣耀和灾难，得过数以百计的奖状，也进了不少次的牢房。他为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前

途，曾大力支持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可是他发现里根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却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后，就毅然绝然的放弃了对美国共和党的幻想，又回到支持美国民主党的立场。

由于私交和工作的原因，阿伯内西与金恩建立了特殊而且深厚的关系。他是金恩个人班底组织“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龙头人物。

1968年4月4日下午6:01，金恩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林汽车旅馆(The Lorraine Motel)”306房间外的走廊上被黑枪的子弹射中颈部，应声倒地。

在相隔数尺之遥的房间里看得一清二楚的阿伯内西，破门而出，单膝跪地，将倒在血泊里的金恩抱起，并含泪为他祷告，祈求主的恩典，让他能渡过这生死难关。

可是金恩已经伤势过重，返魂无术，口吐鲜血，在他断断续续地说完要阿伯内西继续领导“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后，即紧闭双目，死在了他的怀中。

在1955年至1968年的13年间，阿伯内西与金恩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共同礼拜，共同奋斗，同住一间酒店，也分用一间牢房。

这两位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的民权先锋，不仅为全世界的有色人种奠定了尊严、自信、平等、和平和“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的基础，也推动了美国近代的《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Bill 1964)》，与《1965年投票权利法案(Voting Rights Act, 1965)》的诞生。

在被刺杀的前一天，金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梅森教堂(Mason Temple, World Headquarter of Church of God in Christ, Conway)”发表了他这一生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是由阿伯内西介绍他出场的。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阿伯内西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由此可见二人非比一般的交情。

金恩被刺杀后，阿伯内西为继续他的未竟之志，将金恩的“脱穷运动(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推动下去，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向美国的穷人发放“食物卷(Food Stamp)”，在公立学校里为美国低收入公民的子女提供免费的午饭，为穷苦的老人提供辅助等。

今天，这些都已经成为美国国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内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饮水思源，美国人民不可忘记先贤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努力成果。

1989年，美国作家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了阿伯内西的自传《歪墙必倒(And The Walls Tumbling Down)》，详细地描述了阿伯内西波涛汹涌且光辉精彩的一生。

1990年4月17日，因为心脏和肺部的血栓堵塞，阿伯内西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克劳福德·朗戈纪念医院(Emory Crawford Long Memorial Hospital)”病逝，享年64岁。

派克斯的在公共巴士上坚决不让位于白人的正义抗争事件爆发后，在“蒙哥马利进步协会”的议会上，经阿伯内西牧师提名，一直默默无闻的“德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波士顿神学院”神学博士金恩被与会者选举为“蒙哥马利改步协会”的执行总裁，来领导这场历史性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抗争运动。

金恩当仁不让，欣然接受。他毫不谦虚地在现场表态，他将用尽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气，与大家共同进退，绝不半途而废，辜负众望。这是金恩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是谋定而后动，他是胸有成竹，他也是有备而来的。

深谙斗争策略的金恩，早就景仰美国十九世纪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非暴力但不服

从抗争哲学”，这正是小金恩一试身手的大好良机。

金恩从这场非洲裔美国人民权抗争运动一开始，就根据梭罗的《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战略和思想，制定了斗争的三大原则：

第一，长期非暴力和平抗争，将目标定得高一点；第二，不停地和平示威，造成政治压力；第三，全面地抵制蒙哥马利市的巴士，造成经济压力，逼其让步就范。

金恩的远大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在“三 K 党”的阴谋诡计下，一座座黑人教堂被人放火烧毁，一件件血案接连发生。

1956 年 1 月 30 日凌晨，金恩自己的家也被汽油弹炸毁，所幸家人没有伤亡。“三 K 党”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吓退蒙哥马利市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民权平等的勇气与热情，炸弹也没有使他改变初衷和决心。

两个多月的巴士抵制运动，虽然重创了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的经济，却并未见到对方有软化的迹象。蒙哥马利市的非洲裔社区领袖，与三位民权律师埃德加·尼克松、查尔斯·兰福德(Charles Langford)，克里福特·杜尔和弗雷德·葛雷(Fred Gray)开会研究未来的抗争战略。

兰福德和葛雷负责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律师瑟谷德·马歇尔和罗伯特·李·卡特(Robert Lee Carter)取得联系。

马歇尔建议他们不要在蒙哥马利市继续永无止境的苦拖下去，因此，最好的斗争策略是另辟战场，越过蒙哥马利市和阿拉巴马州，以侵犯民权罪，直接向美国法庭起诉蒙哥马利市与涉案人等，因为如果不在美国法庭上另辟战场，阿拉巴马州的律师们，就会用技术性战略，拖上三、五年，致使案件无法离开阿拉巴马州。

事情于是这么决定了。葛雷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四位曾经身受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种族歧视之害的非洲裔女性，来作为美国联邦民权案件的原告：奥里莉亚·布劳德(Aurelia Browder)、苏茜·麦克唐纳(Susie McDonald)和克劳黛特·科尔文与玛莉·路易丝·史密斯(Mary Louise Smith)。

万事俱备，行动开始。1956 年 2 月 1 日，民权律师葛雷将倒霉的蒙哥马利市的市长威廉·盖尔(Mayor William Gayle)，一纸诉状告进美国法院：他和蒙哥马利市巴士公司，侵犯和剥夺他的客户们被《美国宪法》赋予的不可让渡的宪法权利。

在被告群中，还有蒙哥马利市警长、蒙哥马利市市政委员会(Board of Commissioners)、阿拉巴马州公共服务委员会(Alabam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s)、白人司机詹姆斯·布莱克和蒙哥马利市巴士局(The Montgomery City Line, Inc.)。这就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奥里莉亚·布劳德 诉 威廉·盖尔案(Aurelia Browder V William Gayle)》。

辩护方由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部长约翰·帕特森(Alabama Attorney General, John Patterson)和蒙哥马利市司法部部长沃尔瑟·克纳贝(Montgomery City Attorney Walther Knabe)来出庭迎战。

葛雷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在公共巴士上执行种族隔离制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中的公平原则为诉求。帕特森则辩称这是依据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1952 年的条例第 6 章第 11 节，“公共汽车司机有权依照种族肤色来安排先后座位的权力”来执行公务，这完全合法。

1956 年 6 月 19 日，三位美国法官弗兰克·米尼斯·小约翰逊(Judge Frank Minis Johnson, Jr.)、理查德·理夫斯(Judge Richard Rives)和斯坦利·琳恩(Judge Stanley Lynne)的意见并没有完全一致。

约翰逊和理夫斯同意，琳恩则反对，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案件成立，达成了这一划时代的裁决，全盘否定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那些《吉姆·乌鸦法律》。由约翰逊法官撰写的判决书中说：

“拒绝与剥夺原告和其他非洲裔美国公民保证公平平等保护法的权利，是违反《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所保证的权利。(Deny and deprive plaintiffs and other Negro citizens similarly situated of the equal of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and due process of law secured by the Fourteen Amendment.)”

判决书又强调，美国最高法院 1954 年的《布朗 诉 教育局案》的判例，适用于此案。三位伟大的美国法官和三位奋不顾身的民权律师，就是这样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吉姆·乌鸦法律》送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部长帕特森不服，将案件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但被美国最高法院于 1956 年 12 月 17 日拒绝受理，全案定义。

九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全体一致同意，支持约翰逊等三位法官的裁决，但没有再次发表任何的附加意见书，就此为这件种族纠纷司法案件画下了一道精彩的休止符。

判例制度是美国司法的特点。以前法庭所做的裁决，后人可以引以为用，可以要求法庭依样裁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不接受曾经裁决过的案件的理论基础。

1956 年 12 月 13 日，美国最高法院划时代的裁决确认书出炉：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必须立即废止。

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极端保守势力的护航下，显得更是步履蹒跚。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激怒了阿拉巴马州的反动派和封建顽固分子，这以阿拉巴马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吉布森(Robert Gibson)为代表，他在 1956 年 4 月 24 日向蒙哥马利市巴士局的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全国城市巴士协会(National City Lines of Chicago)”发出一封电报说：

“我是阿拉巴马州人民选举出来的阿拉巴马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我在这里发誓，我要坚持与维护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政策。包括所有阿拉巴马州的公共运输系统在内，全面藐视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废除种族隔离命令，所有的阿拉巴马州的公共运输系统，必须坚持传统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种族隔离的优势，要么接受痛苦的后果。”

这封电文，充分突显出美国南方封建势力的种族歧视观念，是如何的根深蒂固简直到了一般外人都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们甚至胆敢公开地违抗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命令！

美国最高法院的正式确认判决书，和命令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立即全面废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条例的公文，于 1956 年 12 月 20 日送达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那一天，金恩正在蒙哥马利市法庭上被“意图煽动暴乱”罪名的控告，官司进行到一半时，一位新闻记者偷偷地告诉他这个从美国最高法院传来的消息，虽然法庭宣判他的罪名成立，并罚款 500 元，但却丝毫都没有挡住他脸上那胜利的笑容。

第二天，金恩领导的“蒙哥马利进步协会”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巴士抗争运动，在抗争了 381 天后，鸣金收兵，宣布胜利结束。

金恩宣布说：“一年多的对抗和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巴士种族歧视抗争运动正式结束，由明天开始，所有在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可以不分前后，没有隔离，自由自在地任意乘坐公共巴士了。”

1956年12月21日，派克斯穿着一身整齐的衣服，微笑着登上了蒙哥马利市的公共巴士，找了个在这之前曾经是专为白人而设的位置坐了下来。从今天开始，她再也不需要担心有人会过来因为皮肤颜色的理由而命令自己让座了。

派克斯回头对着坐在自己身后的联合新闻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Nicholas Chris, United Press Incorporated)，会心地笑了笑，就将注意力转向窗外，欣赏着蒙哥马利市大街上那些美丽的橱窗，和橱窗里面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去了。

自古以来，邪恶就不会战胜正义。但是美国南方的“三K党”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三K党”如果也会尊重法律的话，那就不是“三K党”了。“三K党”用恐怖活动来回应美国最高法院划时代的裁决，他们炸平了许多包括阿伯内西牧师在内的非洲裔牧师的房屋，用冷枪射击那些提供不分种族服务的巴士，放火烧毁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等等！

毕竟大江东逝挡不住，美国人民已经感悟到平等和民权，与法治和自由是同等的重要，这些用美国人民鲜血换来的普世价值，正是稳定这个年轻国家的中流砥柱。

派克斯是这场民权运动的尖兵和推手，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巴士的民权运动结束后，她的处境真是甜、酸、苦、辣样样都有，这使派克斯成为了世界级的闻名人物，她的一举一动，莫不成为新闻报导的焦点。

可是，新闻人物连锁的负面影响也接踵而来，首先她被工作多年的“飞而雅百货公司”解雇，后来她的丈夫也因为难以忍受他老板下令禁止他发表关于派克斯的任何评论愤而辞职。

在这种实际的环境下，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是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夫妻的，加上她无法同意小金恩的种种政治手段，迫于无奈，只得举家搬离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前往比较没人关注的佛吉尼亚州贤普顿市(Hampton)居住。

到了贤普顿市，派克斯在一家叫做“黑贤普顿协会(Black Hampton Institute)”的俱乐部里，找了一份仅够糊口的餐厅带位工作，她隐姓埋名，返璞归真，重新恢复了小老百姓的平淡生活。

生活在贤普顿市还不到一年，派克斯经不住她哥哥和两位嫂子的再三催促，于是和她丈夫带着母亲搬到密西根州的汽车工业城底特律市定居。

派克斯利用自己从小就学会的女红手艺，找到了一份女裁缝的差事，虽然不稳定，但也可以帮助贴补家庭的开销，勉强过着平凡老百姓的日子。罗莎·派克斯的名字，也逐渐被繁忙的世人所淡忘。

1965年，是派克斯人生转变的一年。这一年，非洲裔美国人约翰·科尼尔斯当选为美国众议员(US Congressman John Conyers)，他旋即聘请派克斯出任自己在底特律市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和公关主任一职。从这一年开始，派克斯才开始过上一种稳定的新生活，她从事这份职业长达23年，一直做到1988年退休为止

1992年，派克斯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自传：《罗莎·派克斯：我的故事(Rosa Parks: My Story)》，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当年的巴士抗议事件的来龙去脉。1995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回忆录：《无声的力量(Quiet Strength)》，让健忘的世人重温了她那一段令人惊心动魄且艰苦的早期的人生历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派克斯对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巨大贡献，越来越受到新生代美国人的肯定、尊重与怀念。她晚年所得到的荣耀和历史地位，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无人媲及的。

1990年，刚在南非共和国的监狱里度过了27年时光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访问美国，派克斯被邀请为接待嘉宾之一。宴会前，当曼德拉在排队的人群中发现了派克斯之后，即一边大呼其名，一边走向前拥抱着

她说：“我在监牢中的岁月里，正是你的精神，才使我坚强地支撑过来。”

1996年9月9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亲自将一枚美国总统最高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配挂在派克斯的脖子上。

1997年，美国国会为了表彰和肯定派克斯对美国近代民权的贡献，特地发行一枚金牌，上面刻着“罗莎·派克斯，现代民权之母(Rosa Park Mother of the Modern Day Civil Rights)”，这是美国国会所发出来的最高荣誉勋章。

1999年，克林顿总统在做他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报告时，邀请派克斯为他的特别嘉宾。当克林顿总统向大家介绍这位坐在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哈姆·克林顿(First Lady Hillary Rodham Clinton)身边的非洲裔美国老太太站起来和大家见面时，美国国会参众二院的议员，所有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所有的来宾，甚至于连旁听席上的听众，都自动地全体起立，由克林顿总统带头，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位现代民权之母致敬，掌声持续长达一分钟之久。

1999年6月14日，美国《时代杂志》推举派克斯为二十世纪中2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全世界超过25家大学，授予派克斯名誉博士学位，比金恩的20家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多出5家，声誉之隆，真所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其中最使派克斯欣慰的是她自己的老家阿拉巴马，授予她“阿拉巴马学术荣誉奖(Alabama Academy of Honor)”及阿拉巴马州史上第一枚的“阿拉巴马州州长特殊贡献奖(Governor's Medal of Honor for Extraordinary Courage)”。

2000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校园里，一座以派克斯命名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正式启用。这座博物馆里最吸引人们的展览，就是一座当年派克斯在巴士上被拘捕时情景的微型雕塑像。

当年派克斯被拘捕时所乘坐的那部编号“1132”，车号“2857”的公共巴士，被底特律市的亨利·福特博物馆(Henry Ford Museum)永久收藏。

派克斯的丈夫雷蒙·派克斯因癌症于2005年10月24日下午7:00在底特律市去世，一直到她去世为止，她都一直是独自寡居。

派克斯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市长下达一道行政命令：由即日起，至她安葬日为止，所有蒙哥马利市的公共巴士，在最前排的第一张椅子上，结以黑带，以表哀悼和致敬。

亲自为派克斯主持追悼会的，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非洲裔美国人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她语重心长地说，她自己就是深受派克斯激发和影响的大众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派克斯这位开路先锋的努力，也就没有她自己的今天。

派克斯生荣死哀，光宗耀祖，门庭增色。她去世后的第四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前一天就已经通过了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案：允许派克斯的遗体，存放在美国国会的圆形大厅，以供公众瞻仰。

这在美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荣誉。美国国会自1852年启用以来，仅有两位非美国政府职员的人曾经有此殊荣，头一位是设计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工程师法国人皮雅尔·查尔斯·拉尔方特(Piere Charles L'Efant)，第二位就是派克斯。

派克斯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洲裔女性，也是第一位非美国政府职员的女性美国公民。她是

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 31 位有资格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被公众瞻仰者，第 30 位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第 32 位是美国前总统杰勒德·福特(President Gerard Ford)。

2005 年 10 月 30 日，美国总统小布什为了表彰和纪念派克斯对美国近代民权的努力和贡献，除了亲临美国国会圆形大厅向派克斯献花致哀外，还下达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在派克斯下葬那天，全球的美国国旗，下半旗一天致哀。

2006 年 12 月 1 日，小布什总统在签署将派克斯的雕像树立在美国国会的大厅中的《美国众议院第 4145 号决议案》时，附加评语说：“将罗莎·派克斯的雕像放在我们国家议会的大厅中，是因为我们认同她为了更美好、更团结的美国的奉献工作，和我们保证会为全美国人民的司法正义而奋斗。”

2011 年 1 月 6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